

于午后三时十五分开会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索瓦尼亚格先生(法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深感愉快，向你表达我本人的贺意，还有我国家的祝贺。我看到我的同僚朋友加斯东·托恩来主持联合国大会的工作，衷心欣慰。大会作了这个卓越的选择，不但对这个献身于和平大业及国际合作的国家表达了敬意，同时也为大会本身取得了一位聪明绝顶、经验宏富的政治家的才能，这位政治家碰巧也是欧洲建设的一位伟大设计人。主席先生，你继续不断地力言要把这个统一的欧洲向世界的其余部分开放，特别要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你很知道，法国政府对这一点完全表示同感。因此，看到你这样一位欧洲伟人来肩负本届大会托付给你的负荷与责任，法国真是高兴。

我不得不一提我们是如何地感激前任主席布特弗利卡先生，他负起了往往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之下主持大会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重任。

最后，容我向我们卓越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致敬，他领导本组织的工作所表现的权威、才能以及公正态度是举世承认的。

联合国大会一年一度的会议，对于我们在这里代表各国政府的人，是一个光荣的际会，因为这一点，我们也觉得应为正在出现的世界社会的最高利益负责。

我们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影响到整个世界，这是一种纯粹变革的结果，是从旧时均势制度的全面摆脱。

这个危机带来的种种动乱与危险，对我们的前途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但是人的特性，是他采取行动来控制他的命运的能力。

这种健全的反应，最近在第七届特别会议上看到了一个例证，这可能是过去一

整年内最最令人兴奋的一件事。面对着险象环生的情况，我们都体认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显然是全球性的，我们必须深明我们的颠扑不破的团结的后果，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体认使我们极端重视我们各国政府所负的集体责任。这完全是一个对法国总统所谓的“人类危机”加以驾驭控制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必须控制人类犯着的改革高烧，来引导它的进程，因为这个危机，归根结蒂，无非是人类成长过程中必经的苦痛。这是我们在技术和政治两方面取得巨大进展之后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多少年来不平等、不公平情况的产物。

在人类走向联合国目标的漫漫长途中，经济方面的正义尾随着政治方面的演进，因此贫瘠国家想在经济成长的成果中取得一个公平的份额，确是理直气壮的。可是，在这种政治意志能以意识形态来表达的限度内，在富有国家可以面孔一板来保护其自身权益的限度内，可能引起和恶化祸患重重的紧张局面。

在一九七三年底和一九七四年初，一个无限险恶的趋向，开始把这个世界分化为彼此敌视的阵营。法国通过它的总统及时强调了危机的严重性，并指出了避免这个危机所应循的途径。

总统的呼吁受到各方注意，我认为这个呼吁帮助我们近几个月来所见到的积极发展。我们已取得一些结果：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最后的决议，法国提议工业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即将再度举行对话。这些结果证明，我们现在的路是走对了。

虽然第七届特别会议的主题很重要，但我不再进一步阐释会议结果的细节。但我要再次强调，这些结果能补充继巴黎第二次筹备会议之后召开的扩大会议将进行的工作。我们要注意到，会议将要讨论的题目极其重要，显示了这件工作的政治性；此项会议是代表国际社会召开的，并同联合国保持紧密联络。

因此，现在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以对话、团结、尊重他人利益为基础，而不是以武力关系为基础，逐步建立一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

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脚踏实地。但是对那些条件最不利的人所抱的愿望，对那些遭遇饥荒、死亡、丧失自由等具有残酷形态的各种问题的人所表达的愿望，我们的反应一定要体现我们的同情和我们的慷慨。

最后，在充满暴力气氛的世界，恐怖主义的丑恶行动和劫持人质的行径好象正在取代普通传统的战争方式。我们要宣告这些行动是违反人权的，这种行动丝毫解决不了问题，而且还会辜负一片好意。但是，我们同时又须认识到，为了制止暴力行为的继续进展，全世界必须承认个人的权利和民族的权利。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须完成的任务是庞大无比的。为了真诚地具体地实行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我们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我们大家需要通过有效的工具，抱不曲不挠的决心来展开我们的任务。

宪章提供了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的基本原则；这也显示了联合国效能的重要性。

联合国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历史。联合国能否解决冲突取决于会员国的合作，谁忘记这点，谁就会对它感到失望。联合国事实上做了非常积极性的工作；象我们的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引言中正确地指出：

“在宪章规定的概念和组织范畴内，联合国担任新任务，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所显示的能力是非凡的。”（A/10001/Add.1第2页）

毫无疑问，这种灵活性和力量是由于联合国的创办者当年在旧金山担任任务时运用了他们的智慧，使理想同现实取得平衡，使严格的原则同政治现实主义取得平衡。这种平衡使联合国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种平衡是基本的，因此必须使它不受吹毛求疵者强烈要求的影响。

很明显，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世界政府。人类历史的现阶段是肯定独立的阶段。同时也是协调步伐的阶段，这对各主权国家来说比以往更为需要。这个看法明朗地指出了国际会议中出现大多数后引起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些大多数在国际会议中产生了变革。一旦大家同意了民主的法则和人数的法则，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不应该影响这些会议的任务，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会议。我们的真正任务是设法要各方面按照普遍接受的规则和意愿行事。我们的宪章也没有设立一个受大会左右的世界制度。宪章提供了我们彼此之间可作长久调整的程序；一个好例子就是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职责的划分，因为宪章是根据现实的，忘记这点是很危险的。

但是，显然唯有尊重会籍普遍的基本原则，接纳凡是满足联合国的规定的国家，并且，除宪章有严格规定的情形外，拒绝排斥任何国策不孚人望的那些国家，联合国才能忠于自己和履行其使命。无论在那一种情形，会籍普遍的这一条金科玉律——过去几年来朝这方面已有肯定的进展——决不可打破。

在这一方面，我们高兴地见到新采取的一步、接纳了下列的一些新会员国：佛得角、圣多美、普林西比和莫桑比克。

我们亦准备支持两个越南和大韩民国的入会申请，我们和这些国家有友好的外交关系，本来是愿见它们参加我们这个组织的。安全理事会辩论所走的方向使得今年不能采取这样的一步，令我们觉得遗憾。

法国因为对这个会籍普遍的原有极高的评价，因此认为凡以开除或排除我们之间任何会员国为目的的措施都会给我们的组织带来不信任和压力的因素，完全违背这里应当充沛的对话精神。本组织只有继续保持它的地位，作为一个协谐各方面和进行对话独特和普遍的论坛才最能把宪章的理想变为现实。

我们这次试图迈向一个较好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我要首先指出使我们有健全的理由对未来怀抱信心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和区域集团的成功发展有关，另一个则和欧洲的缓和有关。

世界各国的协谐虽然应当维持在联合国的范畴内，但绝不排除反而假定沿着区域的路线进行集团合作。这些不同国家的集团，只要放弃走上形成对立集团的趋势并遵守公开坦白和对话的规定，那就会成为和解及加强国际合作的一个因素。各位知道，这是九国欧洲共同体的格言和存在的理由。

我想上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六个国家承担的工作在许多方面是值得效法的。六个国家开始的工作刻在由九个国家继续执行下去。英国人民新近的一致投票肯定地表示他们对欧洲建设承担了坚定不移的义务。这个建设工作正在以具有

远大眼光和切合实际的决心来继续积极进行。这种精神孳生了共同体政府首脑去年所作的一个决定，也就是已经充分执行了的决定，即为了保持建设的内部进程以及欧洲对于各国的国际和谐的态度和行动所必需的协调和冲劲，须定期举行会议。

和某些说法恰恰相反，这个欧洲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或专顾本身的前途的。它一开始便打算作为一股作出决定和倡议的独立力量，在一个互相依靠和互相开放的世界里作为平衡和发挥想象力的一个因素，对世界的事务作出它的贡献。

这就是欧洲九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今年七月十七日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声明的一个主要重点。

我们九个国家的现任主席报告了已经取得的进展。我个人只要提一下洛美公约的重大贡献。这个公约于今年初已打开了新合作形式的大门。

其次，为了强调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要提到现在在欧洲九国共同体和阿拉伯联盟各国之间已经开始的欧洲和阿拉伯的对话。这两个集团的人民继承了在历史上曾迭为敌友的古代两大文明，现在必须在他们之间建立适合于当代需要的新的团结关系。

主席先生，你是欧洲九国共同体的主要推动人之一，不待我说你也知道，欧洲这九国宣称赞成更广泛的国际合作的主张代表著许多国家的愿望。

这就是说，欧洲在尊重别国的利益和自由的同时，也致力于为和平与民主服务。欧洲在中东、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等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

加强欧洲的缓和是另一个主要的积极因素，应能有助于我们集中注意力在人类到二十世纪末时必将面临的各种真正问题。法国在十年前即已倡导，并与共同体各国密切合作，积极参加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工作，法国曾出力帮忙，使在赫尔辛基签订的最后文件不仅对各参加国不使用武力的承诺表示赞同，而且为各签约国间协议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然，把这些有关增加人民和思想交流的具体意图声明变成事实，从而充实缓和以积极的内容，这项工作尚有待努力。由于法国深信所有欧洲共同体各国要求缓和的诚意，因此法国打算同它们彻底实施在赫尔辛基所作的决定。不管怎样，冷战时代的帷幕已落下来了。我们已联合制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协议与合作。这项成果是不容忽视的，对全世界是一个有用的先例。

世界其他区域也在朝向和解和解决冲突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让我们也为此感到高兴。

我愿首先谈一下中东问题。主席先生，我简直无需重述，照我们看来，持久和平的解决办法所必须根据的下列三个原则：撤出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六月所占领土；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一个祖国的权利；承认该区域的一切国家在安全的、公认的和得到保证的边界之内和平生存的权利。

法国认为，为了实现这三个原则，对话的精神必须要压倒对抗的精神。这就

是我们为什么欢迎埃及和以色列代表于九月四日在日内瓦缔结关于脱离接触的协定，并视之为一个积极步骤的原因。这个协定值得赞扬，而且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实，证明有关各方对于谈判进程的承诺。象萨达特总统指出的及基辛格先生几天前强调的，由此而产生的缓和现在应使走向全面的解决成为可能；这个解决办法，由于直接处理基本的问题，是可以避免产生其他主要危机的危险和在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间建立持久和平的唯一解决办法。在不损害在其他方面可能作出努力的情况下，我们要求采取一个全球性的探讨途径。我国政府一向主张这样作；由于同样原因，将来发生加强该区域和平的全面保证这个问题时，法国——我想包括欧洲在内——愿意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保证。

在结束关于中东问题的发言之前，我不愿不提到黎巴嫩现时所经历的苦难。我国政府和欧洲共同体愿着重指出：维持这个对该地区的平衡极关重要的友好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完整，是极其重要的。

我深信黎巴嫩社区的所有各团体以及一切有关方面，都知道局势严重，将协助政府维持公共秩序和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

在亚洲，越南终于重获和平。但是因其冲突之久、损失之重以及所造成的痛苦，在此地建立真正的合作较在别处更加迫切、更有必要。法国自一九五四年以来就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保有正式关系，并已与越南南方共和的新当局开始了关系，仍愿积极参加重建越南的工作。我们希望与越南人民保有以相互尊重和信赖为根据的关系。

关于柬埔寨，如你所知，法国政府在今年四月十二日提议和柬埔寨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意向仍然如此。

在检查认为前途有望的各种理由时，我如果不略论有前途的大陆拉丁美洲的积极发展，就是重大的失误。世界事务已经感觉到，并将益加感觉到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智慧的影响。这个议题太大，我不能详论。我只要指出法国极其重视增加她和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在这方面，我要提到我国代表团对和秘鲁恢复关系，感觉满意。

非洲是另一个有前途的大陆，法国和欧洲与它有连系的大陆，其连系力量毫无疑问是我们对其前途有信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曾领导许多友好国家达到独立，并和它们维持特别密切的合作关系。法国愿尊重全体非洲人自由决定其命运和在他們自己选择的条件下承担其前途的责任的决定。

法国最近咨询了科摩罗群岛人民关于他们的前途的意见。大多数人赞成独立，并且不等完成宪法程序，就通过他们的代表决定接管他们自己的事务。法国政府

承认此事，并宣称它愿立刻开始关于移交责任的谈判。它仍然希望科摩罗人民之间能有协议，使能建立一个构架，让这个新国家能够在其中开始它的前途。关于此事，和其他事件一样，法国信守其继续推行的尊重自决权的政策。

我不愿在结束这一段发言之前不表示欢迎法国与几内亚恢复外交关系。

在这个国际局势的景象中，不幸还有若干乌云。在塞浦路斯，在朝鲜，还有在非洲，国际社会必须竭尽全力，防止紧张恶化成为冲突。

塞浦路斯问题牵涉到我国和它们历来保有友好关系的国家和邻近它的一个地区，仍然是我们所最注意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九七四年夏季的事件所造成的局势，其对和平的不断威胁和它所加于该岛人民的痛苦，不仅未能改善，反而更加恶化。然而在当时我们曾一致通过一个案文，规定解决的构架和原则，并概述解决办法的主要指导路线。它必须是一种和解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如每一个人所深知，如果两个社区不得到协议，就毫无办法。因此，我们单方地，或与欧洲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对在秘书长不懈不息的协助下在春季开始的社区间会谈，不断地给予鼓励。同时我们号召解决最痛苦的问题，牵涉到该岛三分之一人民的难民问题。我们不是不知道这项工作的困难，但应强调其极端迫切性。

因此我愿作再一次迫切呼吁，开始真正的谈判，不再拖延，同时进行因冬季将到，在人道主义水平上实有必要的迫切措施。这种谈判要以清楚明确的提议为基础，以求为塞浦路斯所面临的一切政治和领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的全盘解决。这种解决应以公理与正义为基础。公理的意义是塞浦路斯的独立和完整，正义的意义是两个社区的各自面积。这种双重条件将终会使塞浦路斯两社区和平生活。我们不应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关系。但如法国总统最近在萨洛尼卡说的，法国坚信：暴力的基础上不能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既成事实也不能产生真理。

在辽阔的亚洲大陆仍然可能发生的各种紧张局势当中，我只要提一下朝鲜问题，因为它在联合国里余波未息。

令人不安的是，敌对行为停止后已经二十多年了，朝鲜所处的局势仍然如故。假如局势恶化的话，可能导致危害世界和平的发展。朝鲜人民日日感到这种局势的影响，国际大家庭认为这种一直下去的不正常现象几乎是这个时代不该有的一种危险。因此我们强烈地希望，联合国在本届会议中，能就它对个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问题找出一项解决方法，并考虑到有必要作出安排来维持停战协定。但直接有关的各方也必须——在尊重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联合国公报的精神下——用对话和折衷的精神来取代对抗和不肯让步。关于这方面，法国对美国国务卿提出的积极建议感到兴趣。

我愿回过头来，再提一下非洲大陆，因为在那里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我们应特别加以注意。

去年我在这个讲坛上，代表法国，为葡萄牙结束在它统治下领土的无益战争及终止一个不合时代的局势而欢呼。我们注意到，葡萄牙政府尽管自身有困难，还是实现了它的许诺。但是，由于安哥拉爆发的内战使我们在满意中混杂着关切，这个国家原是似乎充满着繁荣的希望。对我国政府来说我们希望战争将要结束，这个国家能在新取得的和谐中很快地走上独立。

但特别是南部非洲，它仍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重大因素。过去一年间，我们当然能注意到一些迹象，似乎表示在方向上有了改变。除其它事情外，我们觉得，南非政府能够，并且应该，为促使罗得西亚在一个合理的期间内建立一个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政府，担当一份任务。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南非政府作出的那些声明，虽然部分地令人乐观，但还是很模棱两可的。我们将继续强调，我们是如何地觉得，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对该领土的政治未来和宪法结构迅速地、自由地表示他们的看法，是一件重要的事。

在讨论非洲的各项问题时，法国政府不能忘记种族隔离这项非常令人苦恼的问题，这是一个违反人权的理论，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良知。由于法国对种族歧视措施的彻底谴责，导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最近对我国出售武器给南非的政策订出了严格的限制。

南非必须对国际大家庭的呼吁作出表示；它必须体认到，它能以具体措施实现在它边境以内和它边境以外所表示的合法愿望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在这一切方面，不用说，法国将孜孜不倦地努力使和解成为可能

解决争端、减缓紧张局势、鼓励对话，都是国际大家庭再也不能逃避的日常的迫切责任。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共同地接受威胁到人类存在的那个挑战。

最后我愿就这些长期问题简短地加以讨论。

在核时代，很显然地第一个问题就是维持和促进和平。自从人类的历史开端，它就遭受到长期的不安全状态的痛苦，而自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发展出来后，这种不安全状态就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是否能够终止这种长期的不安全状态呢？假如国际大家庭象法国一样相信，尽管这个理想还很遥远，但它确是能够达到的，并且无论如何，对人类来说，除了和平之外已不再有任何其它选择，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始工作了。

在未来的遥远路途上，裁军、真正的、普遍的、在监督之下的裁军，仍是并且永远是更加必要的事。

就法国来说，它已说明赞成现正在本组织研究之中的世界会议计划的立场。如果这个计划确实能够得到所有军事大国尤其是五个有核国家的支持，则这个会议就可以摆脱使它陷于停顿的窠臼。

说到这里，我想讨论法国政府对各主要核武器条约的看法。法国认为这些条约某些条款的歧视性质使它无法加入这些条约。不过，法国曾经声明，它打算照着俨如签署国的身分去做。它十分知道随着有核国家的地位而来的责任——它是有核的——而且同大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核武器的扩散是应该避免的。我国政府已表明它打算参加这项工作。今天，我要证实这点，特声明凡是可能造成真正的、有监督的军备竞赛的缩减，使人类免受这种竞赛的负担和威胁的真诚努力，法国都愿意参加。

由于真正的裁军和采用解决争端的和平方法，世界总有一天会没有这种时紫脑际的恐惧，这样的世界就能够专心致志于世界资源的合理经营、生产方法以及生活方式。

三十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核子恐怖之中。但是，人类不是也有因缺乏这个已经缩小的地球所蕴藏的氧气与水面临灭绝的危险吗？这种展望已不再是科学小说的领域了，因为我们正在步入有限资源的时代。我们绝对必须认识到今天的世界社会没有能力去应付这些基本问题。那末，现在不是我们同心协力，共同挽救这种形势的时候吗？

工业文明的漫无节制和缺乏远见，还有其他更加敏锐的问题，但是同样不幸的问题。我们正在卤莽傲慢地危害大自然千千万万年以前所形成的平衡。这不过是另一个应该由联合国加以审议的全球问题。

最后，人类生产力量的发展，应该是用来为人类、一切人类服务的。我们同意需要改组，以终止无法忍受的不平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面临饥馑。人类大多数处于非人的贫穷境地。因此，不断扩张世界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不使我们陷于崇拜生产和消费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我们也不要忘记我

们真正的使命——人类精神和智能的发展。我们不要变成贪婪的经济的工具，到头来变成贪婪的经济的奴隶。我们一定要把成长的主要问题从两方面提出：确保均衡扩张的方法和人类辛勤努力指向的目标。

我刚才建议研究的课题会引到一个基本的事理，这一事理根本是任何真正政策的理论基础：即尊重和发展个人。这一事理不断指引了本组织，本组织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是相当可观的。但是，确认和尊重基本权利的战斗要取得胜利还很遥远。对于这点，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贯彻到底。

当此改革与危机的时代，我们总可以辨别两个主要趋势：动和不动。由于它的传统，由于它的使命，由于它自己深深觉得需要改革，法国准备以它的资财、远识和宏量，为一个更公道、更和平、更团结的世界的出现而努力。

本组织及其全体成员可以指望法国在这个世界团结的重大事业上，作出积极的贡献。

弗吕登伦先生(挪威)：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被推选担任这个崇高和重要的职务。从我国所处的世界这一地区要找一位能代表我们地区有经验和杰出的的发言人来担任大会主席职务，没有比您，托恩先生，更佳的人选。

我也要表示赞赏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所作出的奉献和不倦的努力。

在我前面的几位发言者都已相当深入地探讨了最近结束的大会第七届特别会议；多数人的看法都是正面性的，有人甚至把该届会议说成是富国和贫国间关系的转折点。

我国政府也存着这样的希望。透过第七届会议的一致决议，已经为通过合作而不是对峙来解决不公正和不平等的问题建立了一个基础。那届特别会议的决定是基于一项认识，就是谋求发展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职责。

我国政府认为最重要的是一致意见的达成。我们现在必须要以事实证明一致意见是行得通的。关于这一点，执行特别会议的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对由那些仍然存有怀疑的人们我们必须证明一致意见是真正一致的。

这样，也只有这样，才可说是我们已采取了走向新的、更公正的——我们大家都指望特别会议达成的——世界经济秩序的重要步骤。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维持上几个星期在这个会场上普遍呈现的精神。

我国政府认为，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是迫切的，我们国家的各种应办事项的优先次序也将因而受到影响。我们的反响必须要适当地反映出这种迫切性。为此理由，挪威政府已向国会提出一份全面性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通盘经济关系的具体提议。在报告中，政府也重新肯定了它对转让实际资源的指标的承诺，今年达成转让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零点七、一九七八年则达成转让百分之一，这都是以赠与方式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

报告还阐述了我们为满足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在贸易、工业化和较广泛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需要所应采行的政策。

特别会议达成了全体一致的决定，使我们产生希望，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将能克服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性的限制。但是，我国政府担心我们可能会面临尚未充分注意到的其他限制。主席先生，我所想到的是目前世界大家庭在组织结构方面的缺陷。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正当要求往往因为目前的组织制度的缺点而无法满足，并不完全是因为发达国家缺乏政治意愿。我国政府认为，这是联合国会员国今后须多多注意的问题。要联合国在发展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彻底检查联合国体系本身。这是达成特别会议宣告的目标的先决条件。目前处理发展问题的国际机构已变得如此复杂，即使是专家也不再能清楚地了解它的结构。组织方面的发展是零零碎碎的，多半是因为工作繁复所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基于任何协调的评价。正如罗伯特·杰克逊爵士在关于联合国发展制度的功能的报告的导言中所说：“……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整个机构已变得尾大不掉，简直无法管理。结果，是越来越迟钝，越来越庞大，象某些史前的怪兽一样”。

因此，特别会议在达成关于实质问题的广泛协议后，还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审查联合国系统内经济和社会部门的结构，这是很合逻辑的。

委员会在工作上，应可因第二十九届大会所指派的专家小组在这方面所已经进行的大量工作而得益。从世界各地来的二十五位专家能同意提出意见一致的报告，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鼓舞。在所有重要方面，挪威都能支持专家小组提出的提议。我们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关于加强经社理事会的效能的提议。这些提议是符合挪威和芬兰在第二十九届大会上表示的意见的，目的在于使经社理事会成为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常设安全理事会。

我已经在此地讨论了我們努力建立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的体制和组织方面问题。这是必要的。只通过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原则可能没有多大用处，除非我們对于如何以实际的政策来实现这种秩序，如何去组织、执行、指导和设计，都有一个清清楚楚的概念。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对整个国际组织结构的所有部门，配合并根据现有的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检查。

在我看来，今日世界大家庭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我們面对的任务和用以执行这些任务的合作手段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

我們必须献身于缩小这个差距的工作，我們必须献身于通过多国合作的方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我們不能屈从或接受一种观念，认为这种工作只有在世界大战之后才能去进行。

我在此地是作为联合国较小会员国之一的代表来发言。我們，这群较小的国家，与创建一个有较好组织的世界，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們需要一种体制，使我們能够受到平等伙伴的待遇，并能一同管理我们这个愈来愈互相依赖的世界的事务。我們，这群较小的国家，特别要靠国际社会普遍遵守行动守则和行为法则。但是我們和有效的管理也有重大的利害关系。为了这个理由，我們也必须愿意处处表现温和。我們会越来越要采取选择参加的办法以便处理我們议程上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

不用说，组织上的演进是会各不相同的，要看问题究竟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消除贫穷问题，养护资源和保护环境，还是保障基本人权。

今日世界和平和世界安全主要靠超级大国之间政治和军事的均衡。不管我們较小国家高兴还是不高兴，避免大战的责任，基本上还在这些国家的身上。

对于世界和平所系的基本因素的这一必要认识，不应引起较小国家方面的退避。这些国家也有广大的机会致力于为和平建立更巩固的基础。

这种机会之一在于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以及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这方面任务的加强，应该也是符合各大国思虑周全的利益的。我想，中东的最近发展，就是区域性的努力结合大国的参与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如何可以把一个长期以来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扭转到积极的方向的一个良好例子。说到这里，我愿意和在我以前的许多发言人一起，对埃及和以色列领导人的决然愿意谈判和妥协，以及对基辛格国务卿为达成的协定所作的卓越贡献，表示敬意。

致力于维持和平的另外一个机会在于区域性合作。比如，现在正在作出重要的区域性努力以期为了“缓和”的利益建立桥梁越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障碍。我特别是指本年七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安全和合作会议的结果。尽管这个会议是在联合国系统以外举行的，但会议的结果可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很有关系。这个安全会议各个阶段的谈判，也是较小国家对于大国间的合作如何可以有所补充予以必要纠正、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好例子。

秘书长在他向大会的报告内强调在裁军和军备管制方面急须作出真实的进展。他特别提醒我们：核子扩散的危险不仅仍然存在并且在增加。

有决定重要性的事情是：美国和苏联应继续努力就战略性武器方面进一步限制达成协议。这方面的进展也可增加其他国家在它们的行动自由上接受限制的意愿。

但是全世界应对可怕的核扩散问题更加优先考虑。一切国家必须加入不扩散条约；对一切核试验必须实行全面禁止；对于和平核活动必须建立愈来愈周全的国际管制制度。

虽然避免大规模战争的责任主要是在于各大国家，国际社会面临的许多新工作都需要全球性的新组织形式。譬如世界资源的公正和有效管理及环境的维护，对组织体制的发展将有许多要求，远比我们历来所习见的多。

在这些新的工作中，特别有一项我今天愿意提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海洋资源和正在进行的关于国际海洋法的谈判。

我国政府认为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非常重要的。新技术，新的经济需要和资源展望，新的战略和政治的优先事项已经使新的法律概念逐渐形成。因此，重要的是各种不同的而且竞争的力量应通过有秩序的国际谈判机构，予以引导，使公正均衡的解决办法能够形成，对抗利益的合理调停能够实现。

这种解决办法必须包括对于探测和开发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深海海底资源的安排，这种安排必须体现“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概念。我们认为，这需要创建强有力的具有广泛调节力量的国际机构。将来关于原料的不同来源之间的平衡，和关于开发与环境关怀之间的平衡，都需要那个机构作出重大的决定。为有效力起见，那个机构必须让所有有兴趣的国家集团都享有充分的代表权。

直到现在为止的谈判证明对于延伸沿海国家的主权至200海里内经济区的自然资源，已有广大的支持。这原则将是一个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但是，它本身并不能提供消除一切困难的解决办法。为完成生物资源的维护，对世界不断供应来自海洋的蛋白质，国际管理仍要占一重要的地位。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发展更有效的国际合作机构，适应于经济区的新概念，并以合理的收获，长期的生产力和最适度的运用为目的。

如果海洋法会议失败了，要建立有效的国际制度势将很困难，特别是对国际海床区域而言。它也意味着我们在努力发展适当的机构以制定能够适应今日需要的国际法规则当中，遭遇了一个严重的挫折。

为此理由，我国政府促请大会不遗余力地促进和利便该会议的工作，使它能在明年通过新的海洋法公约而告结束。为此理由，我国政府支持会议的建议，就是准备海洋法会议可能在一九七六年举行两次实质性工作会议，视会议的进展速率而定。我们知道，对于某些代表团，两次会议可能负担太重，但是，我们要请它们在考虑这个意见时，也想到另一可能，就是会议不幸失败。这一失败会迫使沿海国采取片面行动，去保护海洋的可以再生的资源和生计依靠这些资源的沿海居民。

这就是我们必须据以决定我们优先考虑事项的背景。我国代表团对此毫无怀疑。我们必须给海洋法会议一个机会，务必在一九六七年通过新的海洋法公约。

在成立了三十年之后，联合国真要名符其实地变成一个全世界性的组织了。今年批准加入联合国的新会员国也加强了会籍普及的原则。我愿与许多别的国家一样，对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佛得角的进入联合国表示祝贺之意。我也希望，剩余的各个殖民地不久也将加入独立国家的行列，或依照当地居民的意愿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我们曾经希望能够对两个越南国家表示我们的欢迎。现在这两个国家应该终于能摆脱外国的干涉，收获和平的果实。但是，我们敦促大家立即找出解决办法，为它们打开成为正式会员国的门路。对于两个朝鲜国家的会籍问题也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

挪威遵奉会籍普及的原则。本组织能否成功，很大一部分要看是否所有的国家，不论其政权性质，都有权参加本组织的工作，接受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因此，挪威反对任何违反宪章要把一个会员国赶出联合国系统或暂停其会籍的企图。

就象和平不能分割一样，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中，人的尊严也是不能分割的。我国政府认为，南部非洲白人少数政权所实行的系统化的种族歧视尤其不能令人忍受。对纳米比亚、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非洲人继续镇压也是对世界的那一部分和平

的威胁。我非常不了解，这些白人少数为什么不能从其他殖民政权妄图抗拒正吹遍整个非洲大陆的变革巨风的痛苦经验中吸取教训。这个地区的非洲解放运动的斗争是为自决权利，这个最基本的人权的斗争。我们支持他们的斗争，同时也呼吁白人少数政权放弃种族歧视，就导致多数统治的解决办法进行谈判。

挪威赞成开始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我们实行这样的禁运已有好多年了。

我国政府深感遗憾地注意到，尽管有国际大赦社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等私人组织孜孜不倦地唤起世界社会的注意，过去十年来在人权领域内仍极少进展。世界大家庭绝不应再容许一些国家在侵犯基本人权时用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作为护符；智利在拒绝接待人权委员会的代表时就是这样做的。世界大家庭尤其应该强烈反对在全世界各地的集中营和监狱中迄今仍广泛施行的拷问和不人道待遇。作为一项过渡步骤，大会应通过最近日内瓦会议关于这个问题和有关事项的各项宣言。

在我走上讲坛之前，听说了西班牙判决六人的死刑要在今日执行。如这个消息属实，基于人道的立场，我愿向西班牙政府作最后一分钟的呼吁，请显示宽大。

世界大家庭在这个领域内也面临一个制度问题。我们必须以建立适当的机构为目标，确实使联合国能如宪章所说的在全世界各地有效地维护基本人权。在这里我愿重申，挪威政府完全赞成在联合国系统内设置一个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但是，人权也是一个根本的基本价值问题；整个国际合作制度都应该建筑在这些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这些基本价值的最完善最具权威性的基础就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我们有责任使我们全体都确能实行上述宪章和宣言中的观念，不仅是用言词和陈义甚高的宣言，而且要实际实行。

我们觉得必须另外给予人权一个物质的幅员。只有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应用于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现实中去，这些决定才真有意义。

塞佩图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对你担任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深挚祝贺。我国代表团对你经过一致通过当选主席向你致意,知道联合国大会将在一位优异杰出的人物和政治家的领导下进行极重要的审议工作所以很感欣慰。

主席先生,我愿借这个机会向你的前任,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阁下致敬,他在任期内有非常卓越的表现。种种重大的挑战和有历史意义的创举都是他任期中的标志。本组织值得骄傲的是,在他富于想象力的有力领导下,本组织得以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秩序采取革命性的看法,致力于早就该对混乱的国际经济现况实行的改革。在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他都现身说法,显示了世界各地涌现的潮流,反对令人唾弃的传统压迫性的世界秩序,这种秩序是世界绝大多数人民陷于苦难与悲惨不安的原因。他作为致力于改变不公平现状的国际大家庭的发言人,怀着勇气和热情,杰出地履行了指导我们大会的历史性会议的责任。我们希望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了解,我们坦桑尼亚的人——我的确深信非洲的其他部分也必如此——对于他以及培育他的阿尔及利亚革命精神都感到骄傲。

现在让我热烈地欢迎加入我们组织的新成员。我们向英勇和兄弟般的佛得角人民、圣多美人民、普林西比人民致敬,他们对他们的正义事业,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念,不屈不挠地斗争,去求实现独立,把他们的人民从殖民压迫的苦难里解放出来。我们特别向莫桑比克的兄弟般人民祝贺,他们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战斗人民,富有英勇和果决的精神。象他们在几内亚—比绍的同志们一样,经过长期的忍耐和痛苦,他们尝到了殖民战争残暴的苦果,英勇的莫桑比克男儿为了自由付出了最高的代价。莫桑比克人民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的英明领导下,凭着他们的决心,不断地屡次挫败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直到把它们彻底击溃为止。因此,我们向我们莫桑比克的弟兄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立下的这种令人鼓舞的榜样致敬。

坦桑尼亚以非常欣慰的心情欢迎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我们盼望欢迎这个前途无限的新国家加入本组织。

当我们为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加入本组织感到高兴时，我们热望另一个英雄的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它将在几星期之内成为一个主权国，这是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我们以极大的热诚期待安哥拉于今年十一月十一日根据阿尔沃尔协定获得独立，并期待它随后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然而，我们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势力的阴谋鬼计，处心积虑，想抢走安哥拉人民艰苦斗争的成果。特别是当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重申我们支持该领土的团结和领土完整时，我们必须谴责南非军队及其他雇用军队的介入。

今年七月科摩罗群岛的宣布独立，使我国政府一直感到非常欣慰。这种行动是科摩罗人民合法愿望的必然归趋。我们期望有一天这个新国家也加入本组织。同时，我们必须提出警告，防止玩弄阴谋诡计，去破坏这个新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在这方面，我们愿强调不结盟国家外长在利马会议上所发表的宣言；除其他事项外，他们在宣言中还谴责了“任何损害科摩罗群岛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企图，并重申他们绝对支持科摩罗的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A/10217，第41段）

这也应该是本届大会欢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时刻。可是，美利坚合众国滥用否决权，使我们无法这样作，以致国际大家庭绝大多数成员的愿望和期盼化为泡影。

我国代表团愿借这个机会，通过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常驻观察员，向英勇的越南人民表达我们的友谊及战斗团结的敬意，他们击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成为近代史上战胜不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越南人民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痛苦的斗争。所作的牺牲是不堪言的。在那块国土上使用野蛮暴力的程度及造成的破坏和苦难的程度，在近代是

空前的；在那里，殉难是司空见惯的，不殉难反成了例外。可是越南人民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解放了他们的祖国，并且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写下了人民争取自决和独立的斗争史中最光辉的一页。

我甚至不怕重述显而易见的事实，而愿强调，阻止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成为联合国会员国，除去对越南人民作了一件极为不义的事情之外还剥夺本组织两个重要的新会员国，它们的贡献肯定地会提高本组织的效率和声望。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重新考虑其立场，以便符合大会上星期所作决定中所表达的国际大家庭绝大多数成员的愿望。

今年世界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验之后纪念签订联合国宪章三十周年。国际社会在旧金山表示决心永不重蹈以往的覆辙。三十年前他们在宪章中承担义务，表示要竭尽所有个人的和集体的才能，同心协力，打击并消除一切导致人类痛苦的罪恶及一切国际冲突的根源。

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相对的国际和平，可能造成了一种自满的气氛。但是这种自满气氛的基础是经不起考验的。因为尽管我们公开地不断谈和平，我们却仍然没有取得真正和平的基础。压迫仍然继续存在，不正义的情况还没有由正义来取代。在我们的经济关系方面，浪费的富裕现象在我们世界较富的国家中造成了无比的贪婪，致使他们拒绝对现有的经济制度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变革，这个制度使到富者愈富，而占人类大多数的贫者愈贫，这是与我们宪章的规定不符的。在人类努力的别的领域，互不信任导致了前所未见的破坏力的形成。世界上许多地方，不正义的现象继续持久地存在，侵略和开拓殖民地的行径受到崇拜和容忍。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态，只会推迟国际社会在三十年前决心要达到的真正与持久和平的实现。

世界社会史上人类不义行为最严重的一种表现就是一个民族奴役另一个民族。的确，剥夺一个民族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总结了许多其它的不正义行为。在签订联合国宪章时，这种情况是盛行的，当时有几个国家，特别是欧洲的国家，对它们自己在全球各地拥有庞大的帝国感到自豪。我们知道，“帝国”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在这些所谓海外属地中，广大的人民沦为廉价劳工和满足他们殖民主子的贪欲的对象。幸而世界社会了解到这种罪恶并通过宪章加以谴责。自此以后，全世界各国人民利用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提供的启示，提出要求，进行战斗，并取得自决和独立的权利，我们今年正庆祝宣言订立的十五周年纪念。新的国家自殖民地奴役中形成出现，成为独立国家，并取得它们在世界社会中的正当的地位。

话虽如此，但是我们决不当忘记，在我们中间仍然有些国家，虽然只是几个国家，还没有从这些世界事件中吸取教训，也不甘心接受其他人民有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概念。这些国家仍旧坚持着普遍谴责的殖民行径和奴役制度。它们拒不接受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决定和控制另一个民族的事务的说法。这种蛮横的情况继续在南部非洲以最恶劣的形式存在。

在津巴布韦，尽管国际的谴责和反对，史密斯政权仍继续执政。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为了在津巴布韦寻求多数统治的和平改变，百般想尽方法。但是他们的一切努力，都被白种人少数政权的顽固态度所挫败。仅在上月，非洲人全国委员会的领导人才与伊恩·史密斯在维多利亚瀑布城就津巴布韦多数统治的原则能否达成协议一事举行会谈。史密斯蓄意破坏会谈，并竭力制造障碍，使进一步的会谈根本不可能。

鉴于上述的情形，津巴布韦人民只能在永恒的奴役和束缚中默默地生活，否则便要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恢复并加强武装斗争。虽然非洲十分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极为明确地声明，时候已经不多了，在津巴布韦人民遵照达累斯萨拉姆关于南部非洲的宣言，决定恢复武装斗争时，我们除了给予支援之外，别无其他选择了。

联合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就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目的在消灭史密斯政权的一切决议所要求的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在这方面，除了严格遵行现有的制裁之外，还有扩大制裁范围的迫切需要，以便对这个非法政权施加最大的压力。

在纳米比亚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继续表现其不合时代的顽固态度，它不但在该地使其殖民存在永久化，而且将其种族主义政策延伸到这块国际领土。按照宪章，联合国和它的会员国对纳米比亚有双重的责任。第一，我们承担了终止不论出现在何地的殖民主义的责任。对这一特定案件来说，这项责任尤为显著，因为纳米比亚是一块国际领土，直接属于联合国的明确责任范围之内。第二，我们有责任防止或制止任何构成或可能导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破坏的局势。

非常遗憾的是联合国并没有履行这些责任。最近，我们看到借着目的在转移国际社会注意而要的手法，巩固在该领土的殖民主义情事。南非丝毫没有放弃不顾该国人民意愿的表示。显然现在没有任何人能够合乎逻辑地说这种局势不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然而，一些西方国家继续阻止联合国采取有意义的和有效的行动。我们要对这些国家发出呼吁，请它们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使安全理事会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比勒陀利亚政权，以期结束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与此同时，联合国有明确的责任加强对西南非民组的支援，以支持它解放纳米比亚的斗争。

联合国拒绝南非政权代表团的全权证书，不准该政权参加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辩论，证明了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认识和愤怒。采取那种行动是本组织有史以来第一次，是劝使该政权放弃其种族偏执态度的一切可能努力的高潮。尽管这样，南非却仍悍然蔑视宪章的最基本理想。所以，南非非但应受它在联合国大会上届会议期间所得的待遇。事实上，许多年以前早就应该把它从本组织驱逐出去。若不是安全理事会三个西方常任理事国投票否决，这件事情原可在去年办到。这三个国家，即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投否决票时拼命想要说服全世界，南非已经开始恢复理性，并已改变其玩冥态度，但是事实上我们早已抛弃那种幻想。这几个国家都在提供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及政治和精神支援，来扼杀人类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的那些国家之列。

对南非黑人来说，三十年前便明白载入联合国宪章的这些权利仍然是远不可及。过去所发生的任何改变都只是变得更坏。甚至现在也绝没有这种情势会和平改变的任何乐观余地。在这样的情形下，必要的是国际社会应对南非政权及支持它的国家全面施加压力。这一行动途径必须包括所有国家，连同安全理事会那三个常任理事国，终止与南非的一切合作这件事情在内。所有国际组织的会议都必须继续排斥南非。而最重要的是必须作出种种努力，使南非孤立，同国际社会的其余部分隔离。在中东，以色列继续蔑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占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领土。我们要重述我们过去屡次强调的话。以色列不能在她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同时获得和平与安全。在她继续践踏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时候，她便不能得到和平。两者不能兼而有之。那里有占领，那里便有反抗。由于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被占领，巴勒斯坦人民的固有权利被剥夺，其反抗正与日俱增，是毫无疑问的。国际社会主义不容辞，应该支援这种反抗，刻不容缓。

在外来力量鼓动之下，塞浦路斯这个不结盟国家受到永久分裂的严重威胁。尽管国际社会通过宪章和联合国担保提供保障，但是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时正遭受危害。中小国家不得不把塞浦路斯的经验作为前车之鉴，因为它们必须永远记得它们也是国际法律和秩序失效时的可能受害者。所以务应不遗余力，确保对塞浦路斯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的尊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应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及其代表们再度表示赞扬和感谢，因为他们大公无私地作出种种努力，寻求办法解决国际社会正面临的一个最严重问题。

我们已经欢呼过越南人民的辉煌胜利。那些发展连同柬埔寨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已经朝着自由、正义与和平基本上改变了印度支那的情势。如当我们热烈欢迎真正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团重新回到联合国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已经能够记取越南和柬埔寨的教训，从此制止那些仍被继续沿用的干预他国内政的过时政策。

在这方面，本组织应特别注意朝鲜半岛的情势。在那里，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它在南朝鲜的军力。并继续利用本组织的名义，为继续干预朝鲜内政、永久分裂朝鲜人民和加深紧张情势提供掩护。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再度重申它完全支持朝鲜人民争取他们国家和平统一的正义大业。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强调终止一切外国干预的迫切需要。在这方面，坦桑尼亚再度要求立刻解散所谓的联合国司令部，并将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与联合国同时存在的，过去三十年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关于裁军的谈判。然而，事实上对于有意义的裁军既没有任何意志也没有任何迹象。相反地，某些国家现在正大谈力量均势并且彼此间分配将来各自究应拥有多少贮存。

今年，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开会审查该条约的执行情况。该会议的讨论情形显示出并且总结今日核裁军的策略。它明白地指出，核裁军仅仅成为少数国家为了取得垄断核武器的一个策略。所有这一切进一步确认本大会审议不扩散条约时我国政府所表示的忧虑。最近报导，这个条约的缔约国之一曾公开威胁要对一个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更激起了我们的关切。这明白地表示，我们这些国家是不能得到安全的，只是因为核武器操在少数国家的手中，特别是这些少数国家应对世界上的大多数的紧张局势负责。

裁军与追求军事优势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务必要向另一方面让步。某些国家决定牺牲裁军从事漫无止境的军事力量的竞争这是令人至深关切的事。更加不幸的是，联合国许多会员国对有意义的裁军的真正愿望被滥用与曲解，用以促成核武器的垄断，因而威胁到所有无核力量国家的自由与独立。

为了清除困扰今日世界的经济弊病，消除目前经济情况的根源是绝对必要的。这也自然地需要彻底检查传统的经济秩序。这就是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本质所在；拆除旧的经济制度，并在正义与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我们很高兴看到，经过这两次特别会议，世界社会达成了坚定的结论，即为了产生一个公正、平等、有效的世界经济秩序，必须有一个制度，这一制度应保证，除其他事项外，公平和平等的贸易关系、可靠的国际货币制度、供发展的科技的流动、平等参与货物与劳务的生产与分配。

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已获得全世界的注意，并且日益得到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持。然而，我们严重关切地注意到，仍有少数国家只关心自己目前狭隘的短期特权，不顾世界上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们也不理解极端要求的变革将有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我国代表团坚决相信，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了进向变革的过程，我们必须在目前反映政治现实的民主程序的基础上继续这样做。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表示希望，那些对理解新的挑战仍然落后的人将迅速行动赶上其余的绝大多数人。

指定一九七五年为国际妇女年是一个适时的巧合。它是联合国的第三十周年，正是我们必须重新致力于宪章的理想包括重视人权在内的一年；它也是主题为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一年；因此，强调妇女在社会上的作用是完全适合的。

我们相信在墨西哥列举的在妇女地位的革命性的改变和使妇女参与一切人类活动的战略将因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上的觉醒进一步得到促进。

经过这些年月之后重申信任与适当运用联合国的重要性已越来越不需要了。因为经验的累积结果只会更加确认，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除非以良好的秩序、和平与安全为代价，否则其组成部分是不能单独行动的。联合国可以说是朝向人类的安全、繁荣和幸福前进的现有的唯一驾驶盘。

我们不愿相信联合国设法废除的某些不名誉的惯例的受惠者会想利用联合国永远玩世不恭地促进这些惯例。但是，最近在若干场合，我们看到当联合国坚定地支持宪章的理想并且证明朝向真正的民主体制前进时，某些会员国对本组织却表现了令人

惊讶的失望。这些会员国应当了解联合国并不是一个口授的教室这是重要的。今日在联合国所看到的是宪章签字国的希望的成果。这是世界事务的不可抗拒的潮流的反映。

意见的分歧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世界是形形色色的。差异没有必要导致不可和解的立场和冲突。差异能够并且应该用来使审议富有内容并且产生明智的结论。如果要迎合整个世界的利益，每一个会员国都有独特的经验应当给予考虑。但是，任何人企图断然拒绝联合国，或者自命是其余的人的长官的话，那只是招致整个世界潮流的对抗。

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个会员国的内心里以全世界的利益为重，接受会员国一律平等的观念，并重新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共同目标。

这些是我们纪念联合国三十周年时，每一个人心里应有的一些想法。

查拉扬吉尔先生（土耳其）：在本届联大新会议的开始，当我们回顾第二十九届大会以来的这一年，的确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看到对于去年使我们深为忧虑的重要问题，有了趋向解决的正面发展。我们也明白必须在国际一级解决的问题的复杂性，迫使我们较以往更坚持努力，以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安定、更繁荣和更团结的世界。在国际关系的发展方面，我们已达到一个阶段，各国之间日益增加的互相依存使我们需要更多的互相了解，更密切的合作和了解的精神。因此我们感到高兴，在我们工作的这个重要阶段，我们选出了卢森堡首相兼外交部长加斯东·托恩先生来领导我们。我们主席的优异品质是众所周知的。代表着一个在国际舞台政治方面活跃的国家，加斯东·托恩先生在许多次国际会议上起了很重要和有效的作用，他运用他的敏锐、智慧和判断，作出了贡献。他的开明领导将使我们的第三十届联大有可能为当前的的问题求得完善和满意的解决。我愿借此机会说，我们应记住上届联大的重要辩论与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优越的品格有密切的关系。第二十九届会议必须处理一些需速作决定的极端重要的国际问题。布特弗利卡主席的精力和明智使他能够控制棘手的辩论。我必须向这位代表着与我国密切关连的国家的同僚，表示我国政府的热烈赞赏以及我本人的感谢。

我也必须向我们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执行其艰难任务的不倦的努力表示敬意，他使得联合国的声音在国际生活的各个领域能更清晰地听见。我们看出他对本组织的强烈支持。他的品德、机智、敏锐和对本组织理想的热诚，使他能有效地履行我们托付他的极艰难的工作。我应向他表示我们的赞赏和感激。

在本届会议，我们非常高兴欢迎佛得角、圣多美、普林西比以及莫桑比克三个新国家的加入我们组织。赢得了独立的这些新国家加入了国际社会的行列，我要表示真诚的信念，它们将会对我们的活动作出宝贵的贡献。

我们对于科摩罗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获得独立，感到高兴。我们祝贺这些已来加入国际社会的人民。它们的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将构成迈向会籍普遍性的又一个重要阶段。

在刚结束的这年内，已有了一些发展，其后果可能非常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和平以及在世界所有各国之间建立更密切和更有建设性的合作。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工作的结束以及欧洲各国政府首脑在赫尔辛基集会对该会议成就的认可，构成一项极富历史重要性的大事，反映出所有欧洲国家真诚表达的意愿，要使它们的关系恪守在缓和的特别情况下应有的行为标准。不错，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说明的这些行为标准并无法律和约束的性质。这最后文件却构成政治性和道义性的承诺，而在我们看来，这是同样地重要，而且在目前的政治环境，它有其本身的说服力和责任。我愿指出这是一个艰难的承诺，因为它是全球性的，涉及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土耳其政府愿在此表示其希望和信念：所有参与的国家意识到文件的重要性，意识到通过尊重最后文件中规定的所有原则就会有真正的价值和效果，把遵守这些原则视为它们的责任，从而保证加强欧洲的缓和。

在我国政府看来，赫尔辛基的这个会议和最后文件的签订，其后果和影响不能只限于欧洲。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一开始，我国就一贯强调，并与大多数欧洲以外的地中海各国的意愿完全一致，就是不可能将欧洲的某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孤立起来，而不把它与地中海区域的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我国也从头就认为缓和是不可分割的，它不可能孤立地在某一个大陆存在，如果不能在其他的大陆维持的话。在签订了会议的最后文件以后，我觉得必须注意这个事实，即它的意义，和一般说来，它的范围都超越了欧洲大陆的界限。赫尔辛基有联合国秘书长在场，这的确象征着会议定下的一些原则与联合国所追求的目标是谐和的。

所以处于两个大陆交叉路上的地理政治地位的土耳其，很自然地强调欧洲缓和的世界意义。正由于这个特别的地理政治地位，我国不得不担任一个艰难和重要的任务。我可以这样说，土耳其充分明白因为这个关于维持和加强缓和的特别地位所加于它的责任。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部精力将针对这个目的。

另一方面，它觉得有一项主要义务是巩固其本区域的缓和，由于念及这个目标，它追求与西欧所有邻国友好合作的积极政策。它与东边的邻国——伊朗、巴基斯坦和中东各阿拉伯国家——有基于传统、历史和文化关连的友好和密切关系。另

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它坚决支持旨在加强世界不同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与经济联系的任何主动，认识到在目前的环境，它们已成为密切地相互依存。

毫无疑问，政治的缓和必须有安全方面适当措施的支持，以逐渐消减战争爆发的危险为目的。我国政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参加了互相裁减在欧洲的军队和武器的谈判。土耳其政府将支持在更普遍的世界裁军结构内，真正走向在有效管制下全面裁军的最后目标的任何措施。我国政府认为有可能达成全面裁军，可分段进行，假如在每一阶段能保持力量的平衡，能接受和运用适当的管制措施。我们觉得，这种实际的办法可能使各国有效地自承逐渐裁减军费，从而省下庞大的财力可转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让我借此机会说，我们认为苏联的倡议缔订彻底和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是一个深值注意的想法。在我们看来，人类渴望已如此之久的这项目标的达成，可成为在走向有效管制下彻底全面裁军的途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根据这种精神，我们乐于欢迎苏联的倡议。

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特殊情况需要今天在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以国际经济关系领域内权利和义务的新观念作为合作的基础。近年来的发展使得我们各国在政治领域以及在经济关系领域中的相互依存甚至更为明显。应该明白订出国际经济关系新秩序所应服从的各项原则以保证贫穷国家的迅速经济发展，然后逐渐缩短将它们与工业国家隔离的可惊的鸿沟。土耳其政府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道义的责任，也在政治上有此必要。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土耳其在过去数年已参与了朝这个方向所采取的每一次主动。在第七届特别会议，我解释过我国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现况和展望的看法。在这届特别会议出现了一种新精神，赞成从一个新的角度、在联合国的构架内、由所有国家的积极参与来处理这个重要问题。所期望的目标是建立健全和公正的经济秩序，缩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增进人类的幸福。我愿借此机会强调土耳其对这问题的看法与发展中国家一致，并认为特别会议的各项决定是走向达成高度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希望在执行这些决议时能保持同样的和

协和相互谅解的精神。我要再一次说明，我们将努力不懈，俾使贫富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同意世界规模的建设性解决办法的总纲领。

一九七五年的定为国际妇女年，毫无疑问是本组织在努力对付今日问题中的一项大事。尽管至今已采取了一些经济和社会措施，的确我们还不能说妇女今日享有与男子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土耳其真正地相信应紧急采取措施以求迅速增进全世界妇女的权利。我们相信墨西哥会议是朝此方向真正地迈进了一步。

由于其重要性，我也想就今年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说几句话。继续在加拉加斯已开始的工作，日内瓦会议的谈判导致了极彻底的辩论，我国对在下届海洋法会议必须解决的许多复杂问题也表示了一些意见。如果我们想获得妥善的解决，如果我们想新的海洋法有健全的基础，那么挑选出某些突出的原则来指引我们下一阶段的辩论将有益处。我们必须顾虑到我们地球上的地理不是用丁字人在整齐的几何平面上画成，在地球的各个区域有着极复杂形状。这些差异与多色多样的地理政治环境和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所以主要的问题在于阐明一些观念，俾使我们如今得到的新海洋法的重要观念能根据地理因素的多样性而加以修改和调整。对于这种多样性造成的复杂问题，理论的和几何图形的解决办法是不实际的，会逃避了问题。这种态度不仅解决不了海洋法的新问题，还会引起新的争执和新问题。

今年在东南亚发生了一些政治性的大事。我国政府满意地欢迎中南半岛冲突的终止，这场冲突带给该地区人民如此深重的痛苦。我们表示希望和信念，在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有着共同的经济发 展问题的东南亚国家，将会建立和巩固在该重要区域的积极合作关系，以维持为其人民的进步所必需的和平与安定。

在第二十九届联大，我们热情欢迎葡萄牙给予其殖民地以独立的历史性决定。这一决定使得以外国统治下解放人民的斗争达到一个重要的阶段，这种斗争已进行了30年。假如还没有在我们所愿望的每一处获致独立，我们相信这是由于在怀孕新国家期间不能避免要产生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葡萄牙殖民地的解放使得南非和罗得西亚领袖们奉行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政策更岌岌可危、更难支撑和更为荒谬。代表一个国家它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以及它坚决支持争取本国独立的解放运动，我愿宣布我国政府觉得将不可能再用折衷办法来拖延人民从殖民主义统治走向自由的历史性进军，而最后的解决是绝对必要。

土耳其政府正密切注视中东危机的发展。我们对于中东冲突的态度维持不变；它是基于不可动摇的信念；不能接受或容许用武力取得领土。必须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我国是上届大会中许多国家之一，它们坚持应有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权为他们在本届大会发言，并使得此项权利获得承认。我们认为中东冲突的最后解决应基于从用武力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外国军队，以及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民族国家的权利。我国政府满意地欢迎向此最后目标获得的任何进展。

我愿简单地提一下塞浦路斯问题。这个问题是去年大会辩论项目中的一个题目，这届大会通过了第 3212 (XXIX) 号决议，建议岛上土希两族继续谈判，以期达成解决办法。后来秘书长从事了新的斡旋任务。在这个程序的范围内，两族的代表集会了四次，虽然他们至今还未能就解决办法的所有因素达成协议，但他们仍能在问题的某些根本方面达成某些协议，并同时解决对两族有影响的某些人道问题。为此，我要为联合国秘书长不懈的努力使双方的立场更接近，以及他在执行其艰难和棘手任务中的智慧、耐心和勤奋，向他致敬。

在我之前的许多发言人强调了需要继续族与族之间的商谈。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深信目前所使用的程序是唯一能导向冲突的解决的程序。

关于问题的实质，土耳其政府认为任何解决办法应根据下列的原则和考虑。

第一，两族如今正根据联合国各项决议在平等的地位上谈判。任何尝试损害这种平等地位，任何手段旨在播种猜疑，只能使谈判无法继续。

第二，最近一个阶段的塞浦路斯冲突起源于外来的军事政变，以图终止该岛的独立。将来的任何解决办法应是基于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塞浦路斯国家应能遵守不结盟政策，这样最能符合两族人民的利益及有利于东地中海

的和平与安定。

第三，该岛的宪法应规定成立两区的联邦，其形式与安排要考虑到岛上的经济情况和两族的结构和需要，以及保证基于安全与互信的合作的需要。

第四，两族应在平等地位上参与联邦政府。联邦机关应有必需的办法以维护尊重宪法及两族的政治与经济的平等。

一旦找到了反映我上述诸原则的解决办法，土耳其将撤退其因契约责任而不得已派往塞浦路斯的军队，这责任是为了对付危害该岛独立及土族人民生存的迫切危险。在其部队安全所许可的范围内，土耳其已大量削减了它在岛上的军队。可向大会保证，土耳其在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政策上，只会遵循与联合国宪章原则相符的真诚意愿，为公正和充分兼顾的解决办法以及为保护我们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

恰范先生（印度）：我荣幸地和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和我自己向你，首相先生，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届常会主席，表示热忱的祝贺。当我们处在本组织第三十年的转折点时，你在本世界组织的历史中最重要时刻担任了这个崇高的职位。在这个重要的会议期间，我们能得到你的杰出才能、丰富经验和充沛活力来指导我们的讨论，的确是很庆幸的。你的当选也是对你的国家和人民以及其协调和合作的传统政策的称颂。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执行你的繁重责任。

我们将永远铭记着你的杰出前任，布特弗利卡外长，在二十九届大会的英明领导和在第七届特别大会的建设性成就。由于他的领导，我们才能够完成许多宝贵和有持久意义的事。

对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我们要对他的不懈努力和专心致力于联合国的目标和原则表示感谢。他对促使注意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所作出的贤明忠告和耐心坚持促进了联合国的威信。我们对他将继续给予支持。

任何有权利在这个讲坛上向大会发言的人一定会强烈地认识到一种特别的责任感，因为联合国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工具。我们如何来履行这个责任将有赖于对我们的共同任务的了解和执行我们的决定的坚定决心。我们的任务，正如本组织的宪章所表达的是要为全人类争取和平与正义。我们对所有国家的人民有义务，我们的目标是塑造一个基于和平与合作的世界，并不是要区分为三个或三个以上由于冲突和不平等而分裂的世界。对人民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的日益认识，彼此意识到并关心到对方的基本需要和合法的愿望，这都标志着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有希望的开始。

三十年前我们的创设者设想这个组织作为一个协调各国意见和行动的工具有，共同努力“免后世再遭战祸”和“促成大自由中之社会进步及较善之民生”。但是，一个饱受战火摧残的苦难世界不久就陷入于对立的军事联盟的敌意对抗之中。冷战则几乎使我们宪章中所表示的希望化为乌有。广大的人民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的压制之下，在他们摆脱外国的统治以前这个宪章对他们是没有意义的。

如今许多旧帝国已经瓦解了，殖民主义统治也已经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终结了，意味着民族解放力量的胜利。联合国对加速这个进程作出了它的贡献。出席这次大会的半数以上的代表团是代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本组织逐渐接近会籍完全普遍的目标。今年，我们高兴地欢迎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三个主权国家的代表团。我们确信它们参与我们的工作将会加强本组织的力量。我们期望在最近欢迎巴布亚新几内亚。

我们有繁重的议程，显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有些问题年年都留在议程上，这证明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难以处理。其他问题是比较新的，这也表示一个在急速变化的世界的日益觉醒。我不打算在这个场合上发表我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意见。在本届会议期间我国代表团将会有其他的机会来发表我们的意见。事实上，我们的议程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足以证明人民之间与国家之间互依互赖的事实，也承认联合国是我们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的适当场所。光是承认这个事实还是不够的，秘书长在其报告中如此说：

“……如今我们必须从议论进为行动，从对抗进为合作，从服膺原则的动听言词进至实行这些原则的远为艰难的工作。”（A/10001/Add. 1, 第 28 页）

世界上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包括我的国家在内，都扬弃了冷战的观念，选择了不结盟与和平共处的道路。今天，对不结盟政策的適切性和重要性已有广泛的认识和普遍接受。在联合国里面，不结盟国家不断地为使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从对抗和僵持进入新的合作境界而努力。不结盟国家外长上个月在利马举行会议，重申他们要继续努力，建立一个基于正义和平等的新世界秩序。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必须是维持和平，我们也要继续迫切地注意有关这个问题的事情。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印度支那终于今天得到了和平，这的确是我们最为满意的一件事情。但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似乎模糊了一些人的视界。安全理事会的拒绝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申请加入联合国增加了联合国对越

南的令人遗憾的情性记录。它们加入联合国的合格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欢迎它们加入本组织，因本组织将从它们的合作得到好处。国际社会应尽其所能治愈战争的创伤并协助重建印度支那国家的破碎经济。印度愿意并且准备对这种努力作出贡献。

中东的局势仍然是危急的。在以色列从它侵占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撤走以前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恢复他们的民族权利以前，那个区域是不会有持久的和平的。在此期间，埃及和以色列之间为使以色列从西奈有限度的进一步撤退曾达成了协定。只要它有助于减少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导致基本问题的迅速解决，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和积极的发展。但是，以色列还在接收数量可观的精良武器，它的倔强和阻挠的态度引起了严重的关怀。联合国的明确义务是依照宪章的规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寻求一切可能途径使以色列撤出阿拉伯领土。我们的责任也是要继续努力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我们坚信阿拉伯国家的团结，联同国际社会继续给予的支助行动，将使它们能够收回它们失去的领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

同时，塞浦路斯还存在着不稳定的僵局，它的持续会危害到其领土的完整。对两族分歧的根本原因的长期忽视，引起了外来的干涉和领土的实际分治，从而导致千万人民为寻求安全而离乡背井。去年在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我们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为所有外国军队撤出该岛和解决两族之间的问题订立了一个协议的架构。但是，虽然两族的领导人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举行了会谈，执行该决议的进展却是缓慢的。只要有善意和实际的认识，这个问题就可以获得解决，使两族都满意，并且不会妨害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我们非常有信心，秘书长将为促成两族共同接受的解决办法而坚持努力。*

在大国对立的情况下成立的一些多边军事联盟和大量的军火流向这些联盟的国家是印度洋地区的继续紧张和不稳定的原因。扩充迪戈加西亚岛基地而不顾印度洋沿岸国家宣布的意愿，引起严重关怀。我们敦促各大国和其他主要的航运国要

* 副主席德·拉弗洛尔·巴列先生（秘鲁）担任主席。

依照一九七一年联合国通过的宣言尊重印度洋为和平区。我们同时也呼吁早日解除在大国对立的情况下缔结的军事公约和拆除在这个背景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

我们一直在继续努力同我们区域的国家加强友谊和促进谅解。印度准备在它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通过贸易和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对我们区域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继续忠实地执行西姆拉协定。我们恳切地希望，我们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次大陆上达到各国间和平合作的目标。

葡萄牙帝国的非殖民化进展很快，值得称赞。我们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显著成功感到高兴。但是民族解放的进程还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还要注意其人民仍然生活在殖民统治和外国统治之下的那些地区的问题。

在安哥拉走向独立的过程中，出现了解放运动之间的激烈冲突。我们关怀地注意这些发展情况，因为，归根到底，安哥拉人民将是政党间权力斗争的受害者。我们希望非洲统一组织能为各解放团体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基础。

在南部非洲，关于争取纳米比亚的独立、津巴布韦的多数统治和消除种族隔离政策这三个问题，我们还得不到解决的办法。这些都是相互有关的问题，必须一起加以处理。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当局在纳米比亚的存在已经宣布是非法的。在把政权转移给人民以前，联合国一直随时准备暂时接管纳米比亚的行政。可是南非政府竟明目张胆地继续蔑视联合国。对这种情况联合国的干涉是再正当不过的，所以我们将呼吁联合国对南非采取坚决有效的行动。

津巴布韦的史密斯非法少数政权显然是继续获得南非政府的支持。这个政权要想体面的下台，就只有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召开一个由合法的人民领袖出席的制宪会议和为必然的过度到多数统治作出安排。联合王国在这方面是有特别的责任的，我们希望它会起有效的作用。不幸地，安全理事会的制裁也没有产生所期望的结果，虽然它们也许会产生一些冲击。据说史密斯政权正在同民族政治领袖安排会晤，目的在分化他们，强迫他们同意他们所不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显然，联合国应继续对津巴布韦解放运动给予一切的支持。

自一九四六年以来，种族隔离问题一直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而大会的呼吁竟然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丝毫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个政权对它的外交孤立仍然满不在乎。联合国的贸易抵制和武器禁运也不见效，令人慨叹。因此，南非仍在继续推行它那恶毒的政策，将部落人民隔离在分开的班图斯坦，强迫他们离开家园，使他们受到羞辱性的限制。南非的完全漠视联合国决议，继续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终于使其代表的全权证书遭受拒绝，而被排斥于大会会议之外。即使这样，也对比勒陀利亚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它的支持者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除了加强那些为争取自由和摆脱这个穷凶极恶的政权的斗士们的力量外，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提到了一些是当前严重局势的国际紧张焦点的问题。但同时也可以指出，在欧洲有一些有希望的发展。我们欢迎三十五国政府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这个文件建立了维系欧洲和平与将来合作的基础。既然欧洲一向是过去世界大战的历史性温床。所以这项协定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只有把这个程序推广到其他的大陆上，特别是今天局势严重的地方，欧洲的缓和对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才会有真正的意义。

在军事开支的真正资源转移到对人类一般福利有重要关系的领域以前，缓和的全部潜力是无法实现的。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就是同裁军有关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裁军问题是当初国际联盟的一个重要的急务，其后继者，在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也将裁军作为它的第一优先关注的事项。自本组织成立以来的三十年期间，尽管经常地和每年都在呼吁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实际上是毫无进展。相反地，我们看到了惊人的军备竞赛，包括储存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储存量之多使我们不能不怀疑这种做法的正确性。当全世界在大声呼喊需要资源以消除饥饿、贫穷和社会不正义时，每年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开支却差不多为三千亿美元左右。至于显然应获得最高优先的核裁军，我

们都没有考虑到采取任何严肃的措施。 我们有讨论粮食、人口、环境、工业化、海洋法、妇女地位等等的世界会议，但是却不能同意举行一次世界裁军会议。这真是一个对世界状况的可悲的评述，这个世界已失去了对它所面临的危险的警觉性和敏悟性。

和平是进步的基础。 但是，在克服世界上日益增加的经济差距以前，一个持久的和平是不能达到的。 我们现在是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中期，尽管联合国提出了各种的措施，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不利的贸易模式和非常重的债务负担。 这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是目前人心不满的原因。 假如我们要走向当今迫切需要的平等的国家间的真正相互依赖，这些不平等的现象必须改变。 真的，大家渐渐认识到所有国家相互依赖的现实，但是对于这个现实所形成的问题才刚刚开始领会。 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和第二十九届常会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是我们走向相互依赖的目标的重要里程碑。 它们都需要采取空前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我可以说是缩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心理上的差距。

第七届特别会议认真地尝试详细识别这些问题，探求一些能够得到的资源，对重要的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进行谈判以求是否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 对该会议的成就不应高估也不应低估。 发展中国家不能十分满意地来看待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 但是它是一个开端，如果诚意和迅速地执行这些决定，就能够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继续进一步富有成效的对话，以便能够纠正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真正地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现况应该要朝着新的平等的经济秩序的方向改变，而这种改变必须以发达国家的具体行动来加以证明。

经济和社会方面发展不足的问题是同政治方面的非殖民化问题一样重要的，构成联合国今后将面临的一种挑战。 联合国是促进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合作的一个独特的机构我们必须以明智和远见来调整它的结构和程序，以便今后能够应付空前的挑战。

我要以我国总理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大会上的讲话来作为结束，她强调印度全心全意为和平与新世界秩序的发展而努力，她说：

“我们一贯确信世道常情不应是强权而是和平，不是对抗而是合作。世界不是要加以破坏的而是要加以发展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有能力和远见，却没有意志和信心向前迈进一大步……今后，愿联合国努力实现一个基于同意的国际改造的时代，一个正义和平的新时代。”（第1881次会议，英文本第13页）。

菲茨杰拉德先生（爱尔兰）：在每年的大会上第一次讲话的人要祝贺新当选的主席，是这儿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习惯。特别是新选的主席是象我国一样的一个小国的卓越的首相，是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成员，也是一位朋友时，这份喜悦就更加大了。我们在共同体里认识了这位主席已经许多年，我们知道他为主席这个职位带来的独特的品质，我们要向这个成员国众多的大会热烈地赞扬他。同时，我们相信，在本届大会结束的时候，大会将会为正确地选择了这位主席来领导我们的工作而感到庆幸。

我也希望对他的前任，杰出的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阁下致谢，他不仅担任了二十九届常会的主席而且还担任了第七届特别会议主席的这份困难而艰巨的工作。第七届大会在他的主持下，得到了显著的一致意见。请让我欢迎三个新的会员国——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这些国家的出席，是新葡萄牙承担迅速非殖民化义务的一个证明。

每年在大会常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就指引我们处理议程项目的原则和我们所准备采取的态度作一般性的表示。然而，这一年看起来还须要多做一些。因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的三十周年，也是爱尔兰加入联合国的二十周年。

联合国自从一九四五年成立以来，已有所扩大和改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集团扩展到实际上已达到会籍的普遍性。在最初的十年，它的会籍少于现在的三分之一。当时它被看成为会员国可以用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工具。但是今天它已差不多是一个全球性的论坛了。

但是，在我们谈到联合国时，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现象。事实是，假如本组织往往不能应付难处理的世界问题，假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不大有效，那并不是因为宪章的缺陷使它不适宜于作为一个工具，而是正因为联合国是一面我们这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的镜子，太忠实地反映出各国之间许许多多的分歧和对立。

然而，一般地说，在过去三十年来，联合国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国际论坛，对我们都服务得不错。在这段期间，主要是由于联合国才没有发生世界大战；许

多严重的地方性的冲突都得到了解决，或者至少得到了控制；同时我们还看到非殖民化的重大任务绝大部分都是和平地完成了。在这段期间，联合国及其各机构继续在经济、社会和技术领域的耐心工作，这些工作看来虽然并不惊人，但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还要承认有许多问题是国际舆论极端关心而本组织不能应付的，也有许多问题本组织甚至连提都不能提的。

本组织在某些事项上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主要的限制是由于宪章是以各会员国拥有主权的法律原则为坚固基础的。

宪章中明确规定的程序和结构，主要是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冲突而制定的。但是，今天各国也密切关注一些其他的问题；假如要严格地遵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话，这些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这些问题有两种：首先是最广义的人权问题——我所指的是个人自由、不歧视、容忍少数人的权利、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往往被宣称为完全是这国或那国的内政问题，所以在某一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是在国家一级以下的。

然而世界舆论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即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团结的感觉已不再自动停留在国家疆界上了。例如大家现在深切地关注在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及其蕴藏着的危险后果。都不能同意这纯粹是国家内政问题的说法，这是正确的。很可以理解地，大家都认为，仅仅关心这一种形式的暴政和歧视，而对其他国家无视和轻蔑人权不加以同样的关心，是不合乎逻辑的，也是不一致的。

其次，还有一些问题是超过一个国家的能力所及的。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单独行动或与其邻国直接交涉来说实在是太大和太广了。这一类问题我认为应包括象各方面的裁军、世界经济秩序、保护环境、海洋法、世界粮食和人口等等目前主要的问题。这是个每一国的命运或多或少地要依赖其他每一国的行动的问题，

也是共同生存需要接受相互依赖和一致行动的问题；假如每一个国家都要单独采取行动的话，这些问题在某一程度上是不可能解决的。

面临着在国家一级以上和以下都有的这些问题，这样一个建立在——正如它今天不能不建立在——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法律概念上的世界组织很自然地会有很多困难。

然而，现在期望这个基于国家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的由宪章设立的机构来个重大的变革未免言之过早。目前，我们在历史过程中达到这一点，即认识到可能需要修改一些较旧的概念，但仍未能想出一些新原则，一方面既适合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另一方面依然为人民取得迄今想通过国家主权的原则来维护的权利。

在绝对国家主权的旧世界秩序和适合相互依赖的新世界秩序出现之间的这段过渡时期中，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呢？我们虽然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利，但是必须在自己的行动和政策方面，多多地让宪章的精神和文字来指引我们的工作。这就意味着，在这段过渡时期，各方都必需有善意和良智来使目前这个不完全合适的机构有效地工作，在这个变动中的世界依然有用。

本组织在这方面曾经成功过。正如我所提到过的有关人权和自决等第一类问题，在非殖民化过程方面，大部分都是用和平的方法来进行的，也由于道德上的压力的结果，现在已经几乎完成了。

然而，在国家以内个人人权方面，我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进展。我们还没有得到很大的进展。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地步，即联合国所有的会员国都同意给予其人民那些我们西欧一些国家已经给予其人民的权力：对我们自己政府的滥用权力向国际机构申诉。我们在本组织的各国都应感到羞耻，因为象国际大赦社这样普受尊崇的组织竟然报告，在本组织的一百个会员国的领土上有违反人权的情事出现，而一个会员国，智利，目前正拒绝联合国的一个人权工作小组入境。

联合国在那些超越国家能力所及问题方面也有一些成功，虽然到今天为止它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摸索着怎样对付象裁军、海洋法、保护环境、和最近获得一些成功的有关世界经济秩序的问题。

在我们等待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在这秩序下，国家主权在国内或国外的滥用将会收到一个较高的世界性管辖组织的抑制——的慢慢发展时，很自然地，有着共同历史和利益的国家就会倾向于建立一个或松或紧的地区组织。这种趋势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认为这些组织本身没有好与坏之分，而是要看这些国家集团在国际一级上的行动，是否仅仅是反映着这些主权国家单独不能实现的有限的自利，还是这些集团也是受到我提到过的原则所鼓舞——真正地关心在它们的领域内的人权和自由，并且真正地了解到在一切国家间有着更高一层的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是超越现有的区域性集团的。这些地区性集团最坏的发展可能成为相互冲突的权力集团，最好的发展是成为新国际秩序的基石。坦白地说，这个新的国际秩序很难在一百五十多个不同的、每一个又推行着各自不同的政策的单元上建立起来。

自从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以来，我国就成为这样一个有着特别密切关系的区域集团——欧洲共同体——的一员。在现阶段，要与伙伴磋商政策和在可能时取得一致政策，长远地要在欧洲联盟中建立更加密切的相互关系。

爱尔兰并不认为它对欧洲共同体九国所负的承诺同联合国的会籍有竞争。我们反而觉得我们参加这两个组织都受到我刚才提到的同样的原则所鼓舞。我们和九国中的其他伙伴对个人自由和人权都采取同一态度，我们也想在国内实际奉行。当然，我们各国都接受由欧洲理事会这个更为广泛的组织所设立的欧洲人权法庭的司法管辖。在同世界其他各国的关系方面，我们象我们的伙伴一样充分意识到相互依赖的需要。作为一个集团，我们在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亦试图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集团建立新的关系，例如通过洛美协定（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的主席我在七个月前代表共同体签署了该协定）和通过欧洲—阿拉伯对话。除此以外，我们还了解到须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相互依赖，因此我们及伙伴们，七月时在九国政府首脑发表的声明中坚决支持联合国为实现这一需要的世界性组织。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前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加入后对我们为联合国——在这个组织内，在我们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十七年前这段时间内都一直

努力要成为有建设性的会员国——工作的贡献所能产生的影响。在我们加入共同体前所举行的全民投票运动中，我们提倡加入共同体的人常常被问到有关这一点的尖锐的问题，因此这就显示出我国群众把联合国的基本原则及其在世界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放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的答复是，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不仅完全与联合国的会籍相容——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与我们加入共同体以前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所要推行的政策也是相容的。此外，共同体的会籍将会令我们——事实上已经令我们——和其他国家一起促使各国在共同体内彻底地和全心全意地同意要在较平等的基础上重建世界经济秩序，扫除过去我国也曾身受其害的旧的殖民秩序的坏影响。

到现在为止，我试图列述指引我们处理在我们加入联合国第二十周年的这届大会的议程的概括思想。我们这届大会的议程很长，有一百二十五个项目，有些是国家间的争端，有些是我已提到过的有关人权问题，或更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以后的三个月中，一百四十一个会员国将会在发言和表决这些问题时表明自己的立场。

也许我们不一定都体会到这是一个怎样新的发展。自从国际联盟建立以来，尤其是自从联合国建立以来的这三十年来，我们已逐渐习惯了各会员国，不论大小，不论牵涉的深浅，每年都要在大会就差不多每一个世界问题表明立场和详细表明态度；这样做是按照作为国际行动原则法典的宪章的。

在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事实上还可以说联合国三十年来最主要的成就还不是它怎样处理某一问题，而是单单因为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存在促使着愈来愈多人同意，在国际事务中的确是有一个对与不对的准则而不单是权宜之计。当然，我们当中不是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遵守宪章所载的原则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不遵守这些原则时，我们也尽力以宪章来为我们的行为辩护。

但这种新情形也会造成一些问题。我们的程序一直是由会员国就详细的决议草案表决来表明它们的立场，这些决议草案往往是由那些深深地牵涉进某一冲突或某

一问题的国家提出的。有时候，一个复杂的决议要在一国首都迅速作出决定，有时因为没有机会分别就案文的每一部分进行表决，以至只有“赞成”、“反对”或“弃权”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对复杂的问题要仓促作出决定而又只有有限的几个选择时，象我们这样坚决支持联合国和对某些国际原则负有坚定的承诺的会员国，就不太容易确定自己坚持的意见是否在每一次表决中都有充分的解释机会。我们可以做的是，在表决每一决议时，根据我们对于宪章原则的最合理的解释，应用到提出的问题上。

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谈到议程上的一些项目。有两个主要问题很明显地是超出国家的范围的：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需要和核扩散的威胁。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地谈，因为大会紧接着第七届特别会议，该会议就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得到了一致意见的决议。尽管有些评论者下过悲观的预告，特别会议的工作是有建设性和积极的。

由于四月在巴黎筹备会议的工作，也由于开会以来发达国家在讨论方面取得了进展，发展中国家现在同意，工业国家确是在认真地对付由第六届特别会议率直指出的一些问题。

十月十三日，筹备会议将在巴黎重开。第七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决议将为下月在巴黎筹备举行的国际会议所可能设立的四个主要委员会提供基础议程，因为除了能源问题外，这个决议包括拟议中的会议职权范围内的大部分问题。

诺言已经作出了，也已经被接受了，但是现在还要实现。假如发达国家是忠于自己在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决议中对发展中国家许下的诺言的话，那么它们在谈判时必须愿意作出真正的让步，并在需要的时候对市场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作修改。我们确信欧洲共同体愿意以渐进和继续的形式，真正做到这一点。

同世界经济秩序有关的这些发展，其中的一个结果很可能就是须要重审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现存结构，使它们在目前发展着的新的经济秩序中能够更有效地发

挥作用。我国代表团期望着现在进行中的研究的结果，这个研究将会使本组织为了第三世界的利益，在秘书处和各专门机构内，更有效地利用本组织的资源。我们将会充分地参加这份工作。

第二个有着超越国家疆界的后果的重要问题是核扩散的问题。今天的世界极端容易受到核战争的威胁。一方面，是超级大国建造起来的庞大的核武器军械库。另一方面，我们听说在二十六个国家中，现在已开始作业或正在计划中的核反应堆有五百个之多，到一九八〇年的时候，这些核反应堆每年就可从用过的燃料棒中取出四万多磅的钚作为副产品；这些钚提供武器级的可分裂物质，足够每年造二千多个象广岛原子弹大小的炸弹。甚至那些还没有签署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国家也得到了核装置的供应；同时最少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顾已作的保证，把本来用作帮助增加其能源的核装置，转用到爆炸的用途去。那些有核能力的已经进行过核爆的或者将要进行的国家的名单一年比一年长。假如我们真的要避免核战争的话，现在已是对付这个问题的时候了。一九五八年我国首先向大会提出防止核扩散的决议草案。一九六一年通过了这个决议，这是向一九六八年签署的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前进的一步。这个条约是一个里程碑。但是假如要这个条约的基本宗旨不受到危害的话，必须迫切地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禁止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应该作出明确和有效的规定。我认为条约的目的应该是停止地面和地下的爆炸试验。但是和平用途的核爆问题须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问题是，这样核爆的好处是否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它们是否对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和怎样把这种核爆和核武器爆炸区别开来。在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和平核爆特设咨询小组——我们欢迎该小组的设立——的报告采取行动以前，所有国家应该同意暂停进行一切非军事的核爆试验。

我愿意见到一个全面禁止核试条约规定：(一) 所有有能力输出核物质和技术的国家应该组成一个供应国协会，并同意把分裂的技能只转让给那些无核武器国家，即愿意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核准的对于一切和平利用核能方案的保障措施，并愿意

把一切用过的燃料归还给供应国家去再加工的国家。 (二)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控制和保护核物质的生产、转让和利用以及技术的转让和利用方面应该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 (三) 暂停和平核爆试验和研究过这个问题以后，假如大家同意核爆，那么对适当的视察应该有个规定。

我们欢迎裁军委员会会议有关全面禁止核试问题的的工作，以及苏联倡议一个全面禁止核试的条约。 本届大会应该细心研究这一个建议，看看是否能够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因素的条约提供一个基础。

超级大国尤其有责任，它们必须面对这些责任。 只有它们在一起努力，才能停止和逆转核武器的纵的扩散，这是与停止核武器的横的扩散有密切关系的。 假如它们继续它们危险的核武器竞赛，那么它们要求那些差不多快有核武器的国家停止发展核武器，在道德上就处于一个非常软弱的地位了。

然而，这个问题恐怕不会，我担心极可能不会受到认真地对待。 连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某些发展中国家最近在核物质方面发生的事的反应——或者我应该说没有反应——对将来不是个好预兆。 任何因为威望的考虑，任何为了增强一国对本组织另一会员国的军事力量的欲望，都不应成为严格控制对和平有着愈来愈大的威胁的惊人的核能力的阻碍。

比国家间关系低一层的是人权问题。 在过去我们对这些权利的概念可能是过于狭隘了。 例如我们没有考虑过生存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权利。 这个生存的权利包括有食物的权利、不受饥饿和饥荒之苦的权利。 今天在世界上有些地方所发生的大规模饥荒，是人类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它不仅影响到这一代的饥民，而且还影响到他们的后代，这是我国从自己的历史上知道的。

然而，在现代世界中还有别的人权被广泛地侵犯着——也许愈来愈广泛地被侵犯着。 其中之一是不受酷刑的权利。 在我来自的大陆，本世纪初已有很多人相信，我们的文明已把我们带到这一点，即酷刑作为一种政策措施来说，在欧洲已是不可思议的了。 然而，近四十年来的历史中，看到这个幻觉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

地打破，不止被一个国家而是被许多国家打破。今天的世界已经变得能够容忍酷刑了，而这在两代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倒转这种趋向于容忍公众政策的最邪恶的武器的趋势。我们一定要把它宣布为不合法，一定要不让它有任何借口；同时一定不让任何国家——不论它在地球上的那一部分——有任何借口执迷不悟。

我热烈赞成美国国务卿的提议，联合国应该指派一组专家，去进行有关酷刑的性质和范围的权威性研究。我确信可以动员世界舆论，叫那些仍在以这种那种理由施行酷刑的国家不得施行酷刑。防止犯罪和对待犯罪者会议通过了关于酷刑的宣言草案，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一步，我相信它将会得到大会积极的注意。

还有其他许多侵犯人权的事例，虽然没有那么引人注目，然而却是同样可悲的。大会应该注意这些事例，派有代表出席大会的各国政府也应当找出一个补救办法。由于大会的各个民族国家与文化实体不一定吻合一致，因此在许多国家内都存在着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些问题对那些牵涉在内的人常有颇严重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些准则来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规定他们应该有些什么权利，同时订立标准，使每一国都能衡量自己以及被别国衡量。

妇女当然不是一个少数民族；但在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由于历史上或文化上的各种原因，妇女的权利都少于男子。已有人做出很多事来补救这种不平等现象。联合国为了加速这方面的发展，把一九七五年定为国际妇女年。这项行动在本组织的许多会员国中已明显地产生了效力；由于今年在这方面的宣传，使各国政府采取了早应采取的行动，去矫正由习俗或法律强加给妇女的不公正。我们应该就这方面的进展作出一张报表，交给本组织的各会员国；要不然，今年过去后，促使改革的压力会放松，矫正不公正的努力会减少。

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谈我国政府极端关怀的有关北爱尔兰的悲惨局势的问题。在那儿，一个小社区的两部分生活在日益互相恐惧和使用暴力的循环中，使他们及其儿女毫无希望过正常的生活。在过去六年来，曾有差不多五千次爆炸

事件及差不多二万五千次开枪的事件发生，造成一万三千人的死亡和一万五千多人受伤。

我国政府已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促进和平解决和减轻紧张局势。我们已明确地宣布过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我们同意了北爱尔兰大多数人有权自由决定北爱尔兰和我国的关系的性质，我们声明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一项协议向联合国登记。我们已经逮捕和监禁了在北爱尔兰从事暴力活动的各组织的成员，他们当中有许多是那个地区的人，越过边界来到我们境内的。对那些有证据证明曾在北爱尔兰谋杀过人的人，已采取了必要的法律行动，在我们境内把他们缉拿归案。我们已经提出法案，很快就会在我们的议院通过，把这项独特的规定扩大到其他一切暴力的罪行上去。

此外，我们还试图和北爱尔兰的双方领袖建立友好的工作关系，同时和联合王国政府在一个共同政策上合作，以北爱尔兰的双方分享权力为基础，促成北爱尔兰的内部自治，同时使南北双方有更密切的关系。

所有这一切努力还没有开花结果，因为北爱尔兰双方的一小撮暴力分子有极大的力量去破坏政治解决和阻止双方的温和派领袖的合作。在寻找能以消除恐惧和化解仇恨的解决办法的时候，需要有无穷的耐性。尽管一些没有代表性的人采取暴力行动，但是我们相信双方选出来的政治领袖是可以达成协议，为这个地区的自治找出对双方都公平的办法的。此外，我们相信，假如能够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将会提供一个合作的基础，来恢复秩序和消除暴力——政治暴力、宗派暴力、罪恶暴力——的恶梦，这恶梦在过去六年来曾一直困扰着这个地区。

我国政府保证为此目的而努力。我们随时愿意和英国政府或北爱尔兰双方选出的领袖会面，以讨论如何为解决北爱尔兰的危机作出贡献。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绝不会小器或不愿意对共同的和平事业作出牺牲。我们所有人都应共同分担在北爱尔兰发生的事的责任，这些事件是我们岛的悲惨的历史的悲惨结果。这个岛的两部分是这样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共有这么多相同的机构，如教堂、体育组织、

工会运动、银行系统等等，而且这两个部分沿着它们三百六十二哩的陆地边界的安全问题是这样紧密地交织着，因此在任何实际有效的解决办法中，我们必须发挥充分和慷慨的作用。

我们永远不能对北爱尔兰发生的事无动于衷。在那儿，我们的爱尔兰同胞、同一教会和工会的成员、同一体育队的支持者、同一大部分是悲惨的历史的继承人，不论是基督徒还是天主教徒，正在受到没有理性的恐怖主义者的残杀、伤害，财产受到毁坏。

我们请各国人民同情北爱尔兰的悲剧。我们请他们了解，在北爱尔兰，就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例如塞浦路斯一样，悲惨的历史所造成的难以忍受的重担，即使是善意的人也很难把它轻轻摆脱，使规规矩矩的人的生活陷于恐惧和暴力之中。当北爱尔兰人民选出的代表，在极端分子的巨大压力甚至往往是暴力的威胁下，试图与联合王国政府和我国政府一起，在该省内找出可以建立一个新政府系统的基础时，我们请各国人民忍耐。

我们试图建于其上的基石，即我们鼓励北爱尔兰人民建于其上的基石，就是完全拒绝以暴力为一种政治力量。基于这个原则——其实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假以忍耐和时间，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使北爱尔兰人民脱离他们今天的恶梦，走向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在那儿，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公平分享社会资源的权利，都有保障。

林钦先生(蒙古): 主席先生,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诚恳地祝贺你经一致推选为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主席这个崇高的职位, 并表示希望在你的高明领导之下, 本届大会能对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把联合国的崇高理想付诸实现的事业, 作出新的贡献。

我也要代表蒙古代表团感谢阿尔及利亚杰出的外交部长, 布特弗利卡先生阁下, 他在担任大会两届会议主席期间卓越地完成了所负的任务。

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对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增加联合国工作的效率和促进各国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方面所作的坚毅努力, 表示欢迎。

本届联合国大会, 是在对全世界人民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年举行的。今年, 所有进步人类都兴高采烈地庆祝反希特勒联盟的人民和国家战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伟大胜利三十周年纪念。这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性胜利已经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里程碑, 对于世界历史起了重大的影响。事实上, 就是这个里程碑产生了一个历史进程, 使力量的对比有了有利于和平与进步的重大转变, 使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巨大的增长, 使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土崩瓦解。

过去这次战争的教训在今天既有教育意义, 又极其重要。我们应该从这个背景来看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及其作用和工作效能的增加。以爱好和平国家坚决联盟为基础, 以保障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为目的而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的构想, 是从爱好自由的人民为对抗法西斯奴役者所进行的伟大战争的火焰中产生出来的。

我们刚刚庆祝过联合国三十周年纪念, 它所宣布的主要目的是: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回顾以往的三十年, 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 作为一个重要国际工具, 联合国已经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事业作出相当大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三十周年是在一种新的更有利的国际形势下庆祝的。由于社会主义集团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贯努力,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越来越稳步前进，和平共处的原则越来越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关系上获得运用。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趋势的力量日益茁壮，就是趋向国际关系的基本演变，各国间新的、公正民主的关系的建立，以及趋向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我国代表团认为所有这些都证明，国际关系整个制度演变的客观先决条件正在逐渐成熟，而成熟的方式可以确实保障所有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一切大小国家间和平关系和平等互惠的合作。

苏联与美国之间关系的进展，对于促进和扩大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有着有利的影响。美苏之间定期的最高级会议及其丰硕的具体成果证明在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上有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且对于防止世界战争以及维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事业是一个确实的贡献。

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欧洲可以看出最明显的迹象。欧洲安全及合作会议的丰硕成果在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中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这个缓和已经成为今日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和普遍的趋势。赫尔辛基最高级会议签订的最后条款是一个有深远国际意义的历史性文件。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全欧会议的结果对于坚决支持巩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人们是一个伟大胜利，对于苏联提出的和平方案的圆满成就也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新证据。

全欧会议的经验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各国审慎持续的努力之下，即使是最复杂困难的问题也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想法和可以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希望欧洲这次确有助益的经验对于其他各洲同样问题的解决会成为一种促进因素。

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是越南和柬埔寨人民的历史性胜利，这种胜利证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各国的侵略政策和对于反人民政权的支持的崩溃。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除去了东南亚的一个危险的紧张温床，使这个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爱好和平的进步势力的改变，并且也有利于国际气氛的全面改善。

蒙古人民共和国在英雄的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所有阶段中都坚决地和他们站在

一道，现在我们也全力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的申请加入联合国，因为我们认为它们为和平、自由和独立而作的长期正义斗争，已经为它们赢得了成为本组织会员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国际形势的改善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历史性胜利为亚洲和平的巩固提供了有利的前景，由于战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亚洲已经不止一次成为有扩展成全面冲突危险性的局部战争的场所。为了亚洲人民的利益和全球安全的事业，都使这个幅员广大和人口最多的洲有必要建立持久的和平。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需要消除亚洲仍然存在的所有紧张因素。

很明显，至少要减少或消除战争威胁，消除冲突的温床和为所有国家创立一套可靠的安全制度，否则就不可能成功地解决很多亚洲国家在克服经济和科技落后以及保障迅速进步上所共有的问题。

我国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已经成为今天当务之急。

远在二十年前，历史性的万隆会议已经倡议把亚洲变成一个和平和合作的大陆。众所周知的万隆会议原则以及其他基本观念与原则可以作为亚洲国家相互间和平关系的基础，不管它们的社会制度有什么歧异之处。

虽然我们赞成加强亚洲的和平，但是我们绝不忽略亚洲现存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上因主观和客观原因而造成的种种困难。

我们完全知道欧洲国家化了几乎有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才在安全与和平的问题上获得协意。在亚洲，毫无疑问地也需要一段时间来找到一个切合实际的办法解决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但也正是欧洲的经验使我们都相信，只有欧洲所有国家无一例外地作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在加强和平与安全、相互了解与合作方面达到欧洲国家所获得的成功。

有些人企图否定欧洲经验的国际意义，这种行动显示出他们是缓和的激烈反对者，他们竭力要替各国人民为建立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稳固基础而作的努力抹黑，想公然阻碍集体安全这个观念在亚洲实现，想使限制军备竞赛和裁军方面的建设性措施无法产生，其目的就是要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联合起来，达到他们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大国目的。

我们深信为建立一个可以保障亚洲国家安全的体系而作的努力是会有成果的。在这方面，我要强调，克复几世纪以来殖民主义者和反动份子在亚洲培植出来的分裂和猜疑精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因此，把亚洲各国间所有各级上的双边和多边接触加以正常化和发展，以及在我们都面临的实质问题上广泛地交换意见，就有更大的意义。

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在寻求保障亚洲集体安全的途经和办法方面扩大和加深这种接触，由亚洲所有国家参加。

我们认为联合国作为一全球性集体安全组织，一定要为保障亚洲持久和平的事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蒙古代表团必须对中东持续的一触即发的局势表示关切，因为这种局势不但威胁到亚洲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构成威胁。蒙古人民共和国认为，只有以色列军队从一九六七年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完全撤退，只有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获得保障，和为保障该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创造出条件，才能为中东问题的公平解决铺好路。我们认为，要为复杂的整个中东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就需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召开日内瓦和平会议，并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以与其他参加者平等的地位参加。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决议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的合法权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国际地位，我们认为这些决议在给予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公正待遇一事上有积极的意义。

积极地解决与朝鲜有关的问题在加强亚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上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充分按照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来和平统一朝鲜，只有驻守在南朝鲜的美国军队撤退以后才能达到。从这个原则出发，蒙古代表团支持通过关于创造有利条件来把朝鲜停战变成持久和平并加速朝鲜的独立与和平统一的决议草案。

塞浦路斯的局势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相信塞浦路斯问题应该根据众所周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加以解决，不要有外来干涉，并以对于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充分尊重为基础。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采取进一步的具体和有效措施来限制军备竞赛和促进裁军，紧张局势的缓和就会有最稳固的基础。持续的军备竞赛不但不符合缓和的精神与目标，而且严重地违背加强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缓和和裁军在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机构中是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世界的积极性变化可以有利于采取协调措施来限制和制止军备竞赛，以便为解决人类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全面彻底裁军——铺好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建设性努力，积极地作出具体的建议，关于裁军问题的谈判今天已有了更具体和实际的内容。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近年来关于裁军的谈判，不管是在现存的机构范围之内，或是通过新的会议和谈判，已经显著地加强。

裁军的斗争之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仍然是尽一切可能加强和保证现在在裁军领域里有效的国际条约和协议的普遍性，特别是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我们应该通过普遍加入和严格履行这些条约的所有规定，来积极设法加强这些条约。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强调关于审议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实施情况的日内瓦会议宣言的积极意义。会议的参加者重申它们对条约的支持，对其原则与目标的彻底忠诚，以及对全面和更有效履行其规定的承诺。有一点说明很重要，就是在该会议通过的宣言中清楚地解释了核武器不扩散条约在国际性的努力以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终止核军备

竞赛、采取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内进行更广泛的合作各方面所负担的任务。

蒙古人民共和国赞成在世界不同地区建立无核区。我们对待这个问题，主要是从它与核武器不扩散条约之间的密切关系着眼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紧迫和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全面停止在所有环境内的核武器试验，包括地下试验，会大大有助于达成核武器裁军的目标；因此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热烈欢迎和支持苏联为缔结一个全面和彻底禁止核武器试验而作的新动议。

目前，现代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水平，以致这些成就可以用来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支持苏联为缔结一个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形式和新体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协定所作的提议，我们认为这个提议是及时和紧要的。如果能在缔结这样一个国际协定上达成了解，就会对制止军备竞赛和促进以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的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特别重视上月苏联和美国在裁军委员会提出的禁止为敌对目的在军事或任何其他方面利用技术影响环境公约草案。我们认为这个公约草案是两个大国之间有效合作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也是达到限制军备竞赛的一个重要实际的步骤。

我们相信由世界所有国家，首先是所有核国家和有重要军事潜力的国家，来参加制止军备竞赛的工作，是在裁军领域内研商拟定有效和根本措施的必要先决条件。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积极支持举行一次世界裁军会议的构想。我国政府赞成立即为这个会议作出实际准备工作，因为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在联合和加强所有国家为解决各种裁军问题所作寻求新途径和办法的努力上会添加相当大的动力。

履行关于减少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军事预算及用这样节省的部分款项来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十八届会议决议，可以有助于达成国际局势进一步正常化的目标。

从大会上届会议以来，在非殖民化领域内发生了很多重要事情。我国代表团欢迎新的独立国家——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诞生，并就这些国家的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向它们的代表致贺。我们认为，一旦非殖民化大功告成，国际关系中危险的紧张温床之一就会消除。

应该指出，在南部非洲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的堡垒，在那里，土著人民生活在种族隔离主义的政权之下，尽管种族隔离已经被联合国坚决谴责为对于人类的一种罪行。

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充分履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今天正好是这个宣言的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当然也赞成严格执行有关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歧视的决议和公约。

我们认为，非洲和不结盟国家的很多权威性论坛以及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力量大会所精心拟定的行动纲领与具体建议对于彻底非殖民化和消除种族歧视的事业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智利的法西斯执政团对智利爱国人士和该国民主进步力量所进行的残酷镇压仍然使世界舆论深感愤怒，并严重抗议。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决谴责智利境内对于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严重侵害。我们要求智利执政团停止它的血腥镇压，并立即释放路易斯·科尔巴兰议员及其他智利爱国人士。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可以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发展互惠的经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而公正和相互有利的国际经济关系则可以作为国际环境进一步正常化和促进各国之间的互信气氛的可靠物质基础。在联合国大会的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以及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最后文件里，对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相互间的密切关系都作了清楚和系统地阐述。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执行了差别对待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直接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条件的恶化，从而使依照各国间发展真正平等互利的合作的需要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当务之急。

在这点上，我国代表团赞成贯彻执行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基本原则，这样会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如所周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仍然在继续它的讨论。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因此对于公正解决有关更彻底实现内陆国家自由出入海洋和国际海床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我国特别关怀。同时，沿海国家和内陆国家的利益应该平等地照顾到。

联合国在防止世界大战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它在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作的贡献，是它三十年来工作的主要成就。这又一次证明联合国宪章的活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目前，联合国宪章以其现存的形式仍然符合现时的需要，仍然有助于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的事业，特别是符合进一步促进缓和的需要。也有助于加强各国间友好关系和发展相互有利的合作。

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联合国会员国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严格履行它们的宪章责任。

蒙古人民共和国将继续努力，在严格遵守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和效率，以及更广泛地利用宪章内所包含的巨大潜力。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可以进一步增强联合国的威信和作用，也赋予新的重要任务；发展和巩固世界上所有的积极趋势，并使这些趋势持久不变。

蒙古代表团希望联合国会员国之间建设性和有成效的合作，联合国宪章各项规定的实现，以及联合国大会很多积极性决定的执行，会更进一步加强联合国的效能和它在国际事务上的权威性，以符合世界所有人民的最佳利益。

下午七时二十分散会